

文学人丛书·长篇小说卷
WEN XUE REN CONG 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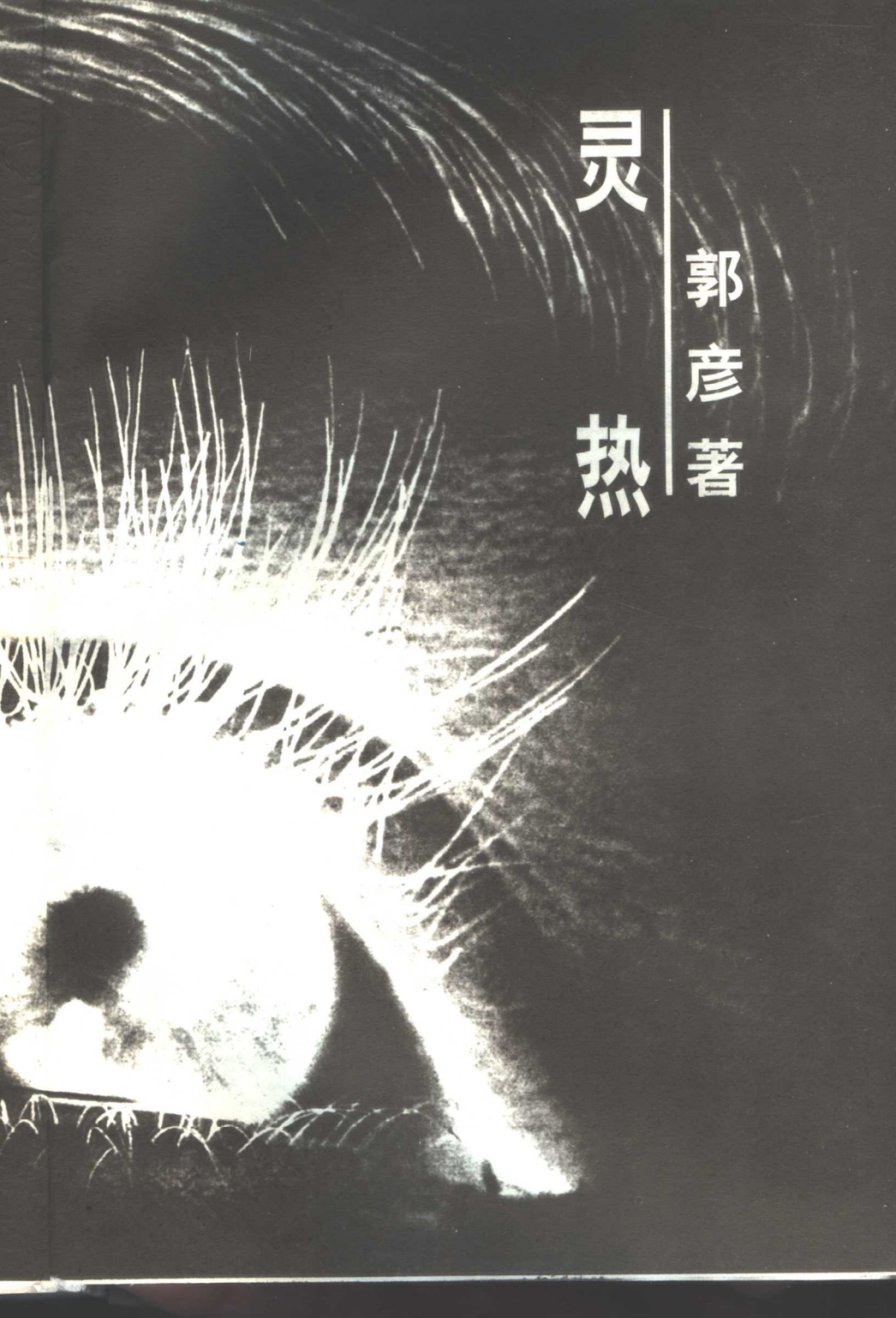
邵彦 著

灵热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时代充满机遇,充满凶险,充满挑战,充满喜悦亦充满伤感。弄潮人终明了,闪光的生活瞬间还在于真诚……金钱的诱惑撩拨得人心浮荡,人情被埋没;友谊被利益撕烂;家庭现出裂痕。





灵

热

郭彦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热/郭彦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2
ISBN 7-5059-3086-9

I. 灵…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9028 号

书 名	灵 热
作 者	郭 彦
出 版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 壮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铁道部十八局一处涿州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84 千字
印 张	13.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086-9/I·2335
定 价	21.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序:给夏天的故事找一个距离不太遥远的开始(1992 年夏)	
.....	(1)
第一个夏天:1993 年	(4)
第二个夏天:1994 年	(127)
第三个夏天:1995 年	(243)
尾声:关于还没有到来的那个夏天的想象	(409)

序：给夏天的故事找一个距离不太遥远的开始（1992年夏）

太阳光白晃晃一团地亮着，人睁不开眼睛。人们爱说风刀霜剑，其实强烈的太阳也是一种致命的武器。一抬头拿眼睛和太阳对视会被太阳逼得猝不及防，光被带上了芒，也就是说有了刺。可以想象热带海边生长的剑麻，比刀子还锋利坚硬，竟是一种植物。所以人们提醒人们，不要以为被歌颂和被向往的词汇都是温柔可人的。

这个夏天正午过后的光芒就已经刺痛了西原的眼睛。

西原看见自己十年未见面的弟弟站在阳光下。

一所破败不堪的学校，一个不大的操场中间。弟弟一身漆黑的西装，打领带，平头。远远地看过去，毛发顶端已经泛黄，不知是被阳光临时烧焦的还是本身已经枯黄。弟弟仅仅28岁。弟弟离开她的时候刚过了18岁生日。

弟弟叫团子。

西原无法走近团子。摄氏38度的气温，弟弟的双排扣西装每一颗扣子从上到下全部扣得严严实实。她不知弟弟选择黑色是故意的还是临时的，就像他的胡子和毛发，西原拿不准。西原知道这十年的距离已经成为事实。她心痛，她走到弟弟身边的时候想一把抓住弟弟的衣襟，只要弟弟或姐姐之中的一人倒在对方怀里，他们就重新回到童年。但是西原走到距离弟弟尚有一米五左右的地方便挪不动自己的脚步了。阳光发白，照在漆黑的衣服上有哧哧

哧的声音冒出，像是被烙铁灼伤皮肤的声音。

过份了。西原想。团子成心这样的。随即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哧哧地往外滚，一头栽在了弟弟怀里。

自然没有想象中童年记忆的点燃，西原几乎是被滚烫的漆黑色西服深度烫伤，她缩回身体的时候看见弟弟充满歉疚的笑容挂在嘴角。西原说你怎么会在这样的天气穿这样的衣服。“你未必不知道黑色是吸收热量和光芒的？”语气诸多爱怜和心痛，没有责怪。

弟弟连连后退两步，“姐姐，我不是有意的。”

西原稍有诧异，发现弟弟的笑完全陌生。再使劲看弟弟一眼，弟弟又是一笑，姐姐实在想不出陌生在什么地方，眼泪就再次涌了出来。迈上两步有点踉跄的步伐，姐姐再次倒在了弟弟的怀里。

十年是个什么概念。西原脑子里模模糊糊。当然不是弹指一挥间。弟弟伸出手来的时候西原发现其中少了一根指头，小指。弟弟再次后退两步的时候，西原终于明白弟弟笑容里的陌生是因为弟弟已经完全不会笑了。这本来就不是笑。谈何陌生的笑。弟弟有一半边脸已经完全没有知觉。西原想把手伸到那边不会动的脸上去。弟弟一副受惊的样子，说，“姐姐，不了。”

姐姐一路上一直追问弟弟这十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弟弟就说，“姐姐，不了。”

他们见面的地方曾经是一所业余武术学校，也就是团子的母校。昨天打电话约地点见面，弟弟说他唯一能找到的地方大概就是武术学校了，武术学校又恰好在宾馆旁边不远，最后就约在了武术学校。弟弟说，“十年了，”然后不作声了几秒钟，又说，“所有的地方都变了。”

武术学校已经完全破败。团子走进校门的时候看见学校的招牌是振华职业保安学校，问姐姐，姐姐说可能现在主要是培养保镖，目的性很强的，不像你们那个时候就只是幻想舞刀弄枪，每天盼望古典战争的突然光临。弟弟望着姐姐，眼睛已经被太阳射得睁不开了，浓密的睫毛上下眨着，像里面被围困着一座森严壁垒的城堡。操场上唯一鲜明的东西是两个篮球架，铁支架锈迹斑斑，挡板不知是被风化，还是被鼠类或者虫类啃咬得遍体鳞伤。整个

篮球架的底部压着好几块大石头，大概是防备篮球架的重心发生问题而突然坍塌的缘故。可以想象篮球架已多年不用，或者仅仅是被小心翼翼地用。网篮自然没有网，只有圈，在上面伸长脖子等待球自投罗网。但是没有。太阳照在上面，格外肃穆。

姐弟俩踩着自己的影子往校外走。

姐姐说，“篮球架像好久没人用了。”

“呃。”

“你那个时候要是学了篮球，就会长高了。我们这个家从来没出过你那么矮的人。”

“喔。”弟弟咧了咧嘴。“我那时候就矮。”

“根本不是。你是学了武术以后才不长个的。我们家族没有矮的。你没有看见美国的几个表哥，一个个长得人高马大。”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这事办完了以后，你也许应该到美国去，见见你的几个表哥。”

“什么事办完了？”弟弟抬起头，看着姐姐。

西原倒显得不知所措起来，“就，就你来的这件事啊？”

弟弟眉头微微一动，然后把脸照旧地恢复到原位，埋着头往前走，说话的时候也不看姐姐一眼。“我不想去见什么表哥。”

西原马上不作声。

他们已经走到了西原雪白的雪铁龙面前。西原打了一个手势，示意弟弟上车。

弟弟一愣，“这是姐夫的车？”

西原摇摇头，“不，姐姐的。”

“姐姐能有钱买车了。”弟弟躬腰钻进了汽车。

姐姐有钱了。是充满惊喜的疑问句还是表示祝贺的带感叹号的肯定句，不得而知。话里就只陈述了一个事实，一个好像与他完全无关的事实。西原在发动车的时候心里等待弟弟提出问题，比如问她钱是怎么挣的，姐姐在这几年都做什么事。或者这车现在在国内值多少钱。可是弟弟一句话就说完了，并在她身旁正襟危坐。太阳被车门关在了外面。

上篇：第一个夏天 1993 年

1

要不是盗贼出门的时候过于目中无人，把门摔出响声了，乔来是绝不会从床上坐起来大吼一声的。

“啊！”乔来一个激灵从床上一跃而起，浑身大汗淋漓，像一头受惊的棕熊般大喘着气。周围没有动静，寂静如初，窗外的夜仍然黑沉沉，看不出一点熹微的光亮。乔来猛然回头，再把手伸到自己的枕头边。皮包果然不见。这个时候他才冲着半掩的木门大吼一声，“抓小偷啊！”

不过清晨四点来钟，声音听起来有凄厉的效果，类似狼嚎，后来有人这样形容那个清晨在一家偏僻的工厂招待所听见的这一声惨叫。

很久以后哲学讲师乔来想起这一天清晨发生的窃案，仍觉不可思议。他分明眼睁睁地目睹了一切偷盗过程。盗贼最终却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他的房间。

唯一的解释是乔来那几天已经疲倦到极至了。

和一个朋友驱车整整一天来到嘉山化工厂。一抵达这里，才发现工厂的大门已经在八小时前关闭。

内地股份制试点大型企业嘉山化工厂座落在一个鸡犬之声胜过机器轰鸣之声的嘈杂喧哗的地区级公路边。乔来怀揣主管经济的副省长秘书龚小天的手谕,和三万元人民币现钞,以及一大把不知是些什么人的身份证,风尘仆仆赶往这个平时连顺路都不愿停下的小城,目的是换取这个刚刚组建的股份制公司发行的相应数量的原始股票。据可靠消息称,这个公司的股票在近期上市,而现在的股价已经炒到每股7元。副省长秘书龚小天要为自己和他的一帮关系户搞点股票,于是劝说无事可干的好友乔来亲自出马,这样做动作不明显,安全系数也较大。乔来在听了龚小天一个下午关于国家经济形势的分析和股票入门起码知识及近期长期蓝图之后,决定担当这一角色。

乔来一下车即被呈现在眼前的壮观景象所震慑。

工厂大门口人群的密集程度必须借助那个古老但非常贴切的词汇: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各种各样档次、型号、品牌的汽车排列足有一两公里长。乔来就是在那三天漫长的等待时间里被朋友指点迷津,初识名车:知道了奔驰、林肯、宝马、凯迪拉克、丰田、大霸王还有小霸王,并得以区分它们和桑塔纳、天津夏利及长安奥托北京吉普212的本质区别。

公路上的人各式各样,大凡也可以车的品牌勉强定性。一般是成群结队,三五一伙,其中一人拿大哥大,另外一人夹一鼓囊囊的大包紧随其后。传呼机铺天盖地地响,像是成群结队的蜂群在上空盘旋。人们踱步,走过来又走过去。然后蹲下,互相递烟。很快就有卖腌茶蛋的农民在人群中穿梭。然后就是卖葵花籽、水蜜桃、香烟和金黄色劣质汽水的。过往的汽车被堵住,司机怨声连天,说这集市怎么说成就成了?细看,汽车和人的质地明显不属于土著,一打听,来劲了,活了这么大半辈子,没听说过用一元钱买来的一张纸转过背就可以卖七元的!古老的神话以现代化的速度传播,附近有些资历的农民看见热闹就高兴得合不拢嘴,说当年建工厂的时候也没有这么热闹过。

“那是!”来人把烟头往地上一丢,“现在什么年月了?狗日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

乔来和朋友开了一辆破通工,好不容易找地方停下来,前面被一辆奥迪抵得死死的,后边屁股上直接冲着一辆尼桑皇冠的脑袋。

朋友有点心虚，“乔来，你看这阵势，我们未必就拿得到？”

乔来坐怀不乱，“我们手里有硬家伙。”

“多硬？”

朋友已经下车遛达了一圈，看乔来手里紧拽着那个黑色皮包，像一个刚刚进城来的土包子，心里越发不踏实了。“你看这满路的人，谁手里没有硬家伙？没硬家伙敢到这里来磨嘴皮子，你就看这车的阵势也知道，那辆……啊，你看见没有，那辆白色的凯迪拉克，说是王省长的大公子，还有那边奔驰 560，你没看牌号，那是外地车，北京来的，背景大着呢！说是一开口就要三百万，听说一共嘉山的盘子才只有九百万呢。我们，……看样子悬。”

乔来还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他和这朋友算不上铁，只因为他是迄今为止乔来认识的有权利支配汽车的唯一一个朋友，所以乔来把他拽来了。乔来当然不能说他身上的条子是副省长秘书写的。他不能暴露龚小天。但他在这条公路边停了三个小时以后还是对公路上随处可见的权利畏惧起来。三五成群的人开始相互走动，彼此通报门户。也怪，大家都不说自己是干什么的，只说手里捏的条子是谁写的。一个官比一个大，一个门户比一个深，乔来哪儿见过这些世面。

乔来在彼此走动过程中知道嘉山公司之所以关门的原因。连日来由于深圳和上海大户驾临嘉山，在工厂各个角落围追堵截、设置路障，以越来越高的价位收购工厂职工分购的个人股，已经严重影响了工厂的正常生产和工作秩序。工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定关闭厂门，出入通行靠发放的临时通行证维持。临时突击，工厂大门口已经架起一高音喇叭，随时向公路边上越来越密集的车流人群发布通告，恳请大家回去，并通过高音喇叭放出话来，副经理级以上的工厂领导已经全部出差，发售买卖股票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大家心里有数，这种作法比小孩子的游戏高明不了多少，不过是躲避各种各样来自上级和关系部门购买股票的要求。据情报可靠人士透露，工厂领导一个不剩地留在了厂里，而且发售股票工作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言下之意，关系够级别的依然能够如愿以偿。

不光是传闻和猜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三天之内分别有三十批汽车大约几十批人马在工厂保安的严密安排下众目睽睽之中进

WENXUEREN

灵 热 灵 热 灵 热

入工厂大门，然后一路高亢嘹亮的喇叭鸣响，耀武扬威踏上了归程。高音喇叭里面的废话不攻自破，后来干脆开始在播放公报的间隙播送流行歌曲，诸如《小芳》《东方之珠》和《潇洒走一回》。公路上出现如此大音量的音乐伴奏很快就把热火朝天的局面推向高潮。糊里糊涂中，乔来突然发现自己被抛置到一种很熟悉的氛围之中。那种身不由己的氛围。它让人不断联想起一些关于集体运动诸如运动会或者大型群众集会这样的场面，排山倒海一样的感觉。而这样的场面乔来在他三十多岁的人生岁月中经历得太多了。高音喇叭一响，他就完全失控。

十岁的时候候南来的芒果穿越地处内陆腹地的家乡送达北京，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体味集体狂欢活动的疯狂意味。家乡枪炮齐鸣的街垒战，他成为振臂一呼万人相应的红卫兵领袖，腿部和屁股曾经两次光荣负伤，无数篇战斗的檄文通过高音喇叭把乔来犀利的英名传遍不大的小城，让敌人闻风丧胆。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走出，刚满十七岁即被热烈的人群送上通往边塞的乡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土改工地上，挖红旗渠、修大寨田，只要红旗在山风中飞舞，高音喇叭在旷野里呐喊，他乔来就热血沸腾。一身火红的运动衫，的确良绿色长裤，他用白羊肚毛巾在脖子上一抹，北望革命圣地延安，心中就会奔腾起无限的深情。在他成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批大学生并留校任教以后，自然责无旁贷地担当了各个时期各种性质的学生领袖和教师代表。但运动的密集程度似乎越来越稀疏了，后来乔来一直在想，他生命里程中最具狂欢性质的氛围是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他还没有彻底醒事的时候就已经达到高潮，以致于随便你呼天抢地也无人应声。

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可能过于悲观。

大汗淋漓，人们不住地找东西扇风，用单薄的衬衫或T恤不住地抖动；大口喝水，大口吃周围农民赶制出来的劣质冰棍；蹲在路边，借着农民提来的开水泡一杯康师傅，唏里呼噜吃得有滋有味；焦急地打电话，传呼老鼠一样地尖叫；走过去走过来，额头上青筋毕露，眼睛里冒着光，皮肤上晶亮晶亮的汗珠悬挂如同耀眼的珍珠，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和我们要把牢底坐穿的坚毅。

乔来实在没想到1993年初夏满了36岁的他还能够有机会在

一座股份制工厂的大门口听见高音喇叭高亢嘹亮的歌声，而歌声覆盖的人群不是正在接收检阅的士兵、小学生或者运动员，而是一帮素不相识者。用一句老话，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不可避免的，乔来小便失禁的老毛病又犯了。

有很多刺激使他旧病复发，听见高音喇叭的声音是其中之一。

乔来在这里整整等了三天时间，和龚小天不断地通电话（距离这里最近的两部电话收费标准已经从每次通话三毛钱涨至三元钱）。龚小天告诉他正在想办法安排乔来进入厂区见厂长书记。龚小天在电话里日妈倒娘，说连嘉山市和化工厅、体改委、计委、经委几个主要领导家里的电话都拨不通。咋呼乔来要挺住，他很快会把这事解决掉。

乔来一反常态，在电话里表决心献忠心，说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倒使龚小天纳闷起来，让乔来到这个地方收股票还是龚小天费了很大周折鼓励乔来来的，当时乔来完全不知道股票为何物，在龚小天的劝说下只是勉强成行。而现在的乔来显然已经完全摆正了自己的位置。龚小天当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唤起了乔来。

他知道不会是股票，也不会是金钱。吸引乔来的东西只有两种，不是女人就是革命。龚小天放下电话在他的办公室里长时间地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这天晚上就出事了。

乔来和许许多多远道而来的人一样，住在嘉山化工厂设在公路边的招待所里，他那个开车的朋友和几个白天认识的也是来收购股票的朋友一起到别的房间打麻将去了。乔来独自在寝室里睡觉，迷迷糊糊睡到后半夜，听见有动静，以为是同室的朋友回来了，没有在意，只觉得眼前有一个影子在晃，在找东西，甚至还找到了他的枕头边，乔来记得自己还迷迷糊糊问了一句，“你在找什么呀？”然后他又迷糊了，然后那人好像就找到了需要的东西，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乔来的房间，走出房间的时候把门摔得啪一声响，乔来这个时候才醒悟过来，这人原来根本不是他的同屋，而是一个贼，于是爬起来大吼一声。

事实上为时已晚。

皮包里装有三万元钱。其中两万块钱是龚小天的。龚小天把

钱递给乔来的时候说这钱不是他一个人的，他还帮其他人办事。乔来不管这钱是谁的，反正这钱不是自己的。有六千块钱是小红军和津津夫妇的，小红军是乔来在龚小天以外的另一个同窗好友。剩下的二千块是乔来自己的，这是他现在仅有的积蓄。还有两千块钱是那个开车的司机朋友的。

到现在我们明白了乔来的吼声像狼嚎的原因，除了帮人掉了钱，还把自己全部的积蓄献上了。这样一来他等于没有任何退路。

乔来声嘶力竭的叫声在漆黑一片的工厂招待所像一盏被突然点燃的明灯，顿时照亮了那些因被阻滞几日而一无所获的人。人流短时间汇合并涌入招待所最高权利机构，开始了对那些可怜的连接票是什么样都没有见到的工厂临时人员的围攻和袭击。乔来在人群中被推来推去，他被人们当做排头兵又很快被人遗忘，竟差点被汹涌的人群挤出队伍。他挤出人群打电话告诉小天，口气里竟一派热血沸腾的样子，“我的钱掉了，这是借口，现在人们完全管不住了！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招待所所长办公室，接下来准备冲进工厂大门，你听，人全疯了，”说话的时候还把电话直接对准喧闹沸腾的人群，活像战地记者直接把话筒或摄像机对准炮火正响的战场，让那边正处于睡梦中的龚小天了解实际情况，“我们要走了，一会儿我给你打电话，”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乔来就放下了电话。

龚小天愣了半天，“乔来上战场去了。”独自讪笑两声，又钻进了被窝。

龚小天的妻子西原此时坐了起来，“你说什么？上什么战场？”

“我说乔来那神情像上战场去了。”

西原先是一愣，继而也笑了，“那就好，他总算又找到战场了。”

龚小天不语，他确实不知道乔来丢了钱怎么会有这样一副口吻。反正有一种东西可能遂了乔来的愿了。

2

战争在嘉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门附近地带持续了整整一天时间，最后不欢而散。乔来在做了两三个小时的振臂一呼者之后，被龚小天用一个电话唤出了现场，没有能分享这场战争的胜利果

实，自然非常遗憾，但他显然又不能违背龚小天的指令，龚小天不愿意他的任何蛛丝马迹暴露在毫无人性的人群面前。他让乔来迅速撤离现场来日再议。乔来丢了人家的钱，大气不敢出就灰溜溜地回来了。

乔来后来听说这场战争毫无结果，而且是不欢而散，大失所望，他无法想象这场战争还有被驱散的可能。“那场面简直蔚为壮观！”乔来对龚小天夫妇和小红军夫妇这样叙说，后来又用了一句话，“那简直是气焰嚣张！”但说完这句话以后又强调这句话是褒义，让作为听众的西原、小红军、津津之流很难准确地把握住那个被描述的场面。

事情的解决一直拖到乔来回城好几天之后。嘉山的副总经理和一个财务负责人亲自把股票送到了龚小天的家里。而且数目已经不只三万元，为乔来在那次失败的旅行中失窃的三万元作补偿，又多给了一万元。

拿到股票的第二天上午，以乔来为首，带领龚小天的妻子西原、小红军的妻子津津，集体来到了这个省会城市目前最热闹的民间自发股市，抛掉了他们手里全部的嘉山股票。

这个时候嘉山的股票因为和内陆地区乐山电力股同在上海成功上市，而大大激发了持股者的积极性，在短短的四五天时间里猛涨至每股 14 元。按乔来最后分得的两千股票来计算，他一共获利 2 万 8 千元，除去他被偷去的二千块钱，他实际获利 2 万 6 千元整。用相同的演算来类推持股更多的小红军夫妇和龚小天夫妇，乔来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想象力被强有力地挑战了一回。

龚小天和小红军同为政府官员，出现在股票买卖场合显然不合适宜，便委托他们的妻子跟随乔来入主红旗市场。龚小天在妻子们临出门的时候吩咐了西原一句，“不可多作停留，抛掉便走。”西原心领神会。

乔来发现龚小天递给妻子可供抛掉的数目仅仅是他购买数目的五分之一，龚小天说大多数股票是他替别人买的。乔来一想起当时龚小天递给他的一大把身份证，几乎全部是农村人口，其中几个身份证一看便知是一些官僚家里的小保姆，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孩儿，知道什么是股票，就已经在替自己的主人卖苦力的时候又替

主人买了股票了。

而小红军的妻子津津完全不想把股票和自己联系起来，死活都不愿意到市场去卖什么股票，“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什么也不懂，也不想懂。”非要乔来帮他们一家把股票一起处理了事。

乔来一急，“我卖 14 元只给你说卖了 10 元，你信吗？”

津津说她信。

乔来更急，“老天，你信我？我自己都还不信自己呢？就是想找个监督让自己不干傻事。”

津津这才老大不愿意被乔来一伙死缠硬磨拖到市场去了。走到路上还在拿乔来开涮，“像你这么说，你在嘉山丢的那笔钱也说不清楚了？”

乔来甩甩齐脖子的头发，“我现在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这年月，做一个清白人不容易啊！”

大家笑了笑了事。各怀心事上股市，乔来叫这景象为拖儿带女。

民间自发股市被这个城市的人称作红旗市场。这是一个曾经很风光的巨大的民间农贸市场，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之内，这里接除了任何农产品交易，全部让位于股票。这里自然没有高音喇叭，但现场气氛绝不亚于嘉山化工厂门口的气氛。接踵而至。摩拳擦掌。人声鼎沸。很久没有遇见的熟人都汇集在一起，似乎一夜之间，有人呐喊一声，第二天所有的人都赶到这里来集合。

西原首先看见了她熟悉的一帮作家，四个人，西原习惯把他们称作四人帮，豹皮、清凛、钟钟和王升副。

他们四人的面部被太阳和人群齐刷刷地搞得油光水滑，焦躁而亢奋，手里捏着各式各样的票据。有些甚至是油印的，劣质印刷加手绘花边再盖一个面容不清的紫药水一样的公章，便被人统称为股票，以一倍至十几倍最高可达 32 倍的数字被人们炒来炒去。在 1993 年中国西南某省的初夏，人们对各种各样票据的着迷程度几乎到了如火如荼的境界，连同一个禽蛋批发市场发放的内部职工一年期住房集资凭据也在这个市场上被几个作家如获至宝一般地擒在手心，摇摇晃晃地扯住人们饥渴难耐的眼睛。作家们见到西原，如同在什么革命的大熔炉里突然见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兴奋地招呼，其中两人还一反常态上前和西原握了握手，像是在互相

鼓励，然后急匆匆告别融入湍急奔涌的人流之中。

津津却意想不到地见到了她大学时代一个曾经和她有几个月恋爱经历的男同学。

这个曾经因为嗓音优雅高亢而名噪校园的男同学，正高举着一张广东蛇口泰山的股权证在人群中来回吆喝。津津先是听这嗓音耳熟，晶亮晶亮的在人群中有一种磁场吸引力，回过头来看那人确实是她以前的相好，津津马上想调头就走，却不料已经被男高音发现，那人从人群中挤上前来对津津好生诧异一番，然后上下打量津津，小心翼翼问了毕业十年以来见到津津的第一句话，“你手里有什么票？”

津津被搞得满脸通红，慌忙掩饰自己的尴尬，“我是跟朋友一起来的，我没有什么股票。”

男高音表情顿时暧昧起来。两人愣在那里，正找不到话说，与男高音同来的一个朋友这个时候急不可耐地窜了过来。那人眉飞色舞，“走！拐角处有人出6元收蛇泰！”男高音如同见到救星一样马上与津津潇洒再见。于是津津明白蛇口泰山又被人简称为蛇泰。

乔来见到的是一个以前是诗人的男人。

卫先鸿，男，北大毕业。学生时期特地从北大赶来和当时身为内地学生一派领袖人物的乔来华山论剑磨砺真功，通俗一点说也就是大家一起吃饭喝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现在这个姓卫的诗人摆了一张桌子在红旗市场里面，和周围无数张桌子平行而放。这是红旗市场里最高实力象征，这些人因为他们的桌子能够长期而稳固地摆放在这里用巨额资金买卖各种性质的股票而被人称作大户。他们收取和发售这个地区和相邻地区在这个市场能够交易的全部股票，包括公众募集股和定向募集股，也就是说其中很多杂牌股，在他们的嘴里，任何一种哪怕仅仅是一张债券的纸条也被鼓吹得天花乱坠、价值连城。每张桌子前面都挂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写满大户热心看好并欲收购的股票名称：如长城钢铁，北海房产，东新电碳，天歌集团等等。

乔来在卫先鸿的摊位前坐下来，仔细地较全面地听取了一些关于近期股票市场的最新走向，受益匪浅，而其中最让人心潮起伏的一句话是：“股市不是我们这些有智慧的人赚钱的地方，未必还

是其它人的天下？乔来你该来点事了！我们理想中的革命激流可能已经来了！”

西原如龚小天所提醒的，股票出手便离开，她手中的股票以当日最低价 13.8 元出手，价格低于稍后出手的乔来和津津。她当然不便在此久留，被人看见会激发很多联想丰富之人关于权利的想法。而津津急于逃离现场的原因和西原不同。津津和自己昔日的恋人在民间股市上遭遇以后，她便一路上浑身不自在。她并不对任何人的情感寄予希望，但她却一直都在为维持自身形象做不懈努力，她不能原谅自己的丈夫为了几千块钱股票而把她放逐到金钱市场的肮脏行径，回家的路上郁郁寡欢，全然不被兜里突然鼓胀起来的钱袋沾沾自喜。

西原看见津津突然忧郁下来的面部表情，就知道津津的情绪已经被破坏。早知这样根本不该给她股票，以为你多清高啊，买股票的时候津津死活说不要，说她完全搞不懂股票是咋回事，并说一想到矛盾在《子夜》里写过的股票就浑身冒冷汗，并劝告丈夫甚至一并连龚小天 and 乔来都谆谆告诫。而龚小天却几乎把嗓子说破才说动小红军拿出了他们本来就不多的存款，那种苦口婆心的神情好像是害怕自己的好朋友失掉赚钱的机会一样。现在津津赚了那么大一笔钱居然耷拉了脑袋，像是尊严丧尽面子无处安置的样子。谁欠了你，西原也因此而窝了一肚子火。

唯有乔来在西原和津津离开之后又在红旗市场来回逡巡了两圈，最后在卫先鸿三寸不烂之舌的鼓吹煽动下，把他刚刚赚来的 2 万 6 千块钱一个不剩地交给了卫先鸿，买了一千五百股四川广华、一千股北海房产。按卫先鸿的说法，四川广华是大型化纤纺织企业，虽然盘子接近六千万股是大了一点，但极有发展潜力，举例说明现在上海股市上的联华和纤各种指标都和广华接近，净资产、税后利润、资产负债情况等等，一连串新名词从卫先鸿嘴里吐出顿时让他形象奕奕生辉。

这天天气好的程度完全无可挑剔，太阳明亮但不过份刺目，更不燥热，温文尔雅，让人好心情。即使下大赌注也不被误以为是一时冲动和疯狂所至，一股涌动的潮流在你周围，你身不由己但却没有任何人推波助澜。乔来事后很久想到自己在这一天之中的沉